

## 今日青岛·关注

记者采访发现，“恐艾族”在岛城数量正急剧增加，据青岛市疾控中心统计，一年来有五六万人咨询艾滋病问题，其中“恐艾族”占到一半，也就是大约有两三万人。这些人多是异性间或者同性间发生过无保护的性行为之后，便出现了一些与艾滋病相似的症状，在恐慌甚至极度恐慌中度日如年。

“”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日，青岛市市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台东三路举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图为一市民在宣传现场前走过。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艾滋病患者虽不多，但经常担心自己染病的群体却非常庞大

# 两三万岛城人“恐艾”中度日

记者 孟艳 崇真

**“恐艾男”  
十几年天天咨询**

市民王先生(化名)，十几年间，一天给疾控中心打20多个电话，如果哪天没有打电话，就一定会到疾控中心，一待就是一天，甚至要求在疾控中心找份工作，打扫卫生、端茶倒水都行。“他说只要离开疾控中心，就会担心自己得了艾滋病，只有在这里待着才踏实。”青岛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主任姜珍霞说。

这些年来，工作人员反复对他讲解，他自己也上网查资料，去买书看。“其实这位市民对艾滋病是怎么回事，以及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已经非常了解。”姜珍霞说，做了血液检测以后，他知道自己没得艾滋，但是心里的恐惧就是克服不了。“他也很明白自己已经是一种心理疾病了。”姜珍霞说。

有些艾滋病的症状很普通，比如发高烧、生口疮、腹泻、带状疱疹等，这些病一些普通市民都会得。“有一次高危性行为后，很多人就与这些症状对上号，觉得

自己得了艾滋病。”姜珍霞说。

姜珍霞也不止一次劝过王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但是王先生却说，有很多话很难对心理医生说出口，一个是心理医生可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太了解，另外对艾滋病的一些特别专业的知识不是很精通，很难打消他的恐惧。

**咨询者中  
半数是“恐艾族”**

姜珍霞说，除了王先生，还有的人一天打二三十个电话，每次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专家给他们解释完，告诉他们感染的几率很小之后，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还是同一个人打来的，又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遍。还有的人就一趟趟地往疾控中心跑，到了就坐在咨询室里不走，没完没了地说自己的担心和恐惧。

“上次有一个20多岁的大学

生，坚持着走到我们办公室之后，就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姜珍霞说，这名大学生有一次和朋友唱歌后，喝了不少酒，没有控制住自己，发生了高危性行为。第二天非常后悔，担心自己被传染上艾滋病，他的妹妹和妈妈一起陪他来到疾控中心咨询。他因后悔用刀片把自己身上割得一道一道的。“这样的人我们也接触了不少，

他们在事后会非常害怕，但一喝了酒就忘了，还会干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来。”

记者采访时还发现，担心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有高危性行为的人，但也有一些没有发生高危性行为的人。白领女孩小刘，总爱去一些小化妆店化妆、修眉，也从来没想过艾滋病的事情，但是有一次了解了一些艾滋病知识，又得知化妆

店经常给一些“不干净”的女人化妆，她忽然想起，自己修眉时，曾经被眉刀刮破过眉毛。“当时流血了，不会因为这个被传染艾滋病吧。”小刘一直担心了好几天。

姜珍霞说，一年大约有五六万人打电话或直接过来咨询，其中对艾滋病有恐惧感的占到一半，不过对艾滋病极度恐惧，达到病态的人，还不是太多。

**网恋一夜情  
也多“恐艾”者**

在位于青岛市疾控中心一楼的性病艾滋病检测室，工作人员徐岐山刚刚送走一位前来抽血检测的市民。他告诉记者，每天都会有人过来咨询或者是要求检测，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几个，也有时候几十个高危行为人群一起结伴过来检测。

这些自己过来做检测的人当中，不少是因为酒后发生高危行为来的，由于检测有一个窗口期，即指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到血液中能够检测出艾滋病毒抗体的这段时间，一般为2周到3个月。在窗口期期间做不了检测，他们就天天来，或者天天打电话

问能不能做。“我都给他们解释，艾滋病有一个感染概率，即使不采取措施，男女之间的传染概率也只有千分之二。”徐岐山说。

此外，还有一些市民在网上认识后，产生好感，感觉双方都有正式工作，应该没有危险，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应当采取预

防措施。“而往往这种人群感染艾滋的几率比较大。”徐岐山说。

徐岐山表示，这些人多是平时洁身自好，或者注意防护措施，但是一次酒后就乱了性，第二天清醒后非常后悔，想着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就非常担心，就进入了“恐艾一族”。

**“恐艾族”中  
高素质者居多**

专家表示，“恐艾族”往往都是有着高素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对艾滋病知识了解一些，而且通过网络、电话咨询等，获得了更多的艾滋病知识，但是往往获得知识越丰富越容易陷入“恐艾”的泥潭。

“别说不懂的人会恐惧，像我们一开始接触，心里也会害怕。”姜珍霞说，刚开始接触艾滋病群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也非常担心，虽然学到的知识让她明白不会有事，但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害怕，害怕自己会得艾滋病。而且家人也不理解，有时候自己会把艾滋病患者血液带回家，家人不放心，都想让她连夜把血液标本送回单

位。“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担心了，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只有对他们真诚，他们才能相信我们，才能好好地治疗。”姜珍霞说。像这类“恐艾”人群越来越多，疾控中心每天都有专家在网上回答这些“恐艾”者的问题。这些人中大多是因为一

时冲动发生高危性行为，明白过来就开始后悔，通过网上症状对比，看自己的哪些症状和艾滋病一样。姜珍霞说，不要对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盲目对号入座，自己吓自己，要相信正规医疗机构的医学检查和医生的诊断，不要过分紧张，另外就是洁身自好。

## 高危行为人群检测 多靠“草根”组织动员

○延伸阅读

姜珍霞表示，打电话咨询的有五六万人，但是做检测的仅一万多人，而且多数是由青岛的“草根组织”动员后带去的。“这些草根组织都做自发防艾工作。”姜珍霞说，他们当中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有志愿者，还有一些是艾滋病感染者。

11月26日，记者见到传说中的“岛姐”，他是岛城较大的关爱艾滋病草根组织“七彩阳光”小组的带头人，去年的全国防治艾滋病会议，他作为山东省唯一一个民间组织代表去参加了。“岛姐”下面还有十几个骨干，骨干下面也会有些成员，他们会定期组织酒吧或者洗浴中心等一些行业的高危行为人群到疾控中心体检，而且有时候会定期举行知识讲座、培训等。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组织这

些高危行为人群来听讲座的。”“岛姐”自信地说，而且也不是一开始就让这些人去做体检，“你首先要跟他们成为朋友。”“先跟他们建立感情，而且要让对方相信你，当然，你也一定要保证别人的隐私。刚开始和这些人接触时，都遇到过抵触，但是时间长了就熟悉了，再跟他们讲防止艾滋病的道理，发一些小册子，让他们明白是为了他们好。”“一般都会采纳我们的建议，每三个月做一次体检。”“岛姐”说。

“七彩阳光”关爱小组是2006年底成立的，“要做这种组织的带头人，其实需要一定的名气的。”“岛姐”笑着说，要不然怎么组织大家培训，刚开始我也不愿意做，但是疾控中心姜主任一直和我保持很好联系，像朋友一样。